

〈我在 Threads 寫文章〉

在 Threads 寫文章的第 204 天，我在個人頁面擇錄劉震雲：「沒有神的世界裡，人只能一輩子都在尋找，尋找一個人，和他說一句知心的話，一個人內心的洪流，其實已經足夠淹沒整個世界。」他人的牙慧後面不忘碎嘴一句：「江湖上走跳，誰又不是找一個聊得來的，年輕的時候，戀愛是在一張床上埋頭苦幹，後來，就真的只是蓋棉被，純聊天。」

該貼文一則回覆，38 個按讚，冷冷清清。

與此同時，河道上有人風風火火地公審黃山料，75 個回覆。有人展開關於電子紙和實體書的辯證，187 個引用。也有人假託張愛玲，講一些女性雜誌心靈雞湯語錄，49 個轉發。關於文學，每個人在 Threads 上都有好多意見想表達，有好多話想說。

去年 7 月 5 日，Facebook 母公司 Meta 推出 Threads，上線五天突破一億用戶，寫短文章、發短影音，其功能與推特（X）相仿，顯然馬克·祖克柏這一回是要和伊隆·馬斯克對著幹了。台灣與美國同步上線，太倉促了，台灣人舌尖還不習慣抵住牙齒，th 發不出漂亮的齒擦音，脆的、穗子、睡死，一個 Threads，各自表述。然而莫衷一是的發音無損今年上半年 Threads 全球流量，台灣 10.09%，僅次美國，位居世界第二。

我是編號第 5804537 名用戶。在 Threads 寫文章的第一天，雨夜中跑到青年公園游戶外池，八個水道只有三個人，夏夜和池水一樣冰涼，岔出心神想到年度版稅結算，愈游心愈寒，上岸拍了照片，發文「無人知曉的夏日夜晚」，是巧合，也是故意，寫作者的處境也是這樣一座冷冷清清的游泳池。該貼文兩人按讚，比水道上的人還少。

「寫作者的價值貶得比日幣還要不值錢了。」Threads 寫文章的第 282 天，在頁面上寫了這樣一句話，17 人按讚，無人回覆。

心生如此喟歎，乃當日接受某雜誌訪問，題目是網路世代寫作者處境。過往二十年，相繼任職《蘋果日報》與《壹週刊》等主流紙媒，紙媒全盛時期，目睹發行單日破五十萬份的報紙，一則報導可以決定一家小吃攤的生死或者一個女明星的名節。文字可以重於泰山，然而不到十年，IG、YT 等社群媒體取代四大報，文字輕賤得如一根羽毛。總統候選人寧可去和網紅們拍影片吃蛋糕講笑話，也不接受雜誌訪問，不相信盡責的記者能用文字將他們的信念傳達出去。我無權傷感，因為最早在新聞台寫文章，先有了讀者，才有作品，才被找去媒

體上班，自己怎麼說，都是網路時代既得利益者。2010 加入臉書，起初在上頭寫讀書心得，或日常瑣碎觀察，朋友控制在一、兩百上下（至今仍是），後來開了粉絲頁，放工作的訪問稿，權充某種資料倉庫。自己貼自己的，一篇文章收穫幾百、幾千個讚並不以為意。有人留言了，禮尚往來回敬大拇指，不知來者何人，就先看見他們網頁寫下好有品味的樂評、影評或生活散文，這是什麼全民寫作的年代嗎？四大報昌盛時候，翻報紙可看不出這等高手在民間的盛況
吶。

故而 IG 崛起，不覺得需要去湊這個熱鬧，在網路上寫文章就是要留存的，誰要發限時動態！你們玩你們的，我在 FB 安穩過自己的小日子即是。然而有一天，發現 IG 隨便一個兩、三萬人追蹤的 KOL，社群寫幾百字的影評，發個兩、三篇的酬庸，等於當代寫作者寫一本書，定價三百塊，版稅十趴，印量一千本的進帳。寫作者是什麼很賤的東西嗎……

故而知道 Threads 上線時亮出「文字版 IG」旗幟，內心是亢奮的，又輪到字戀者發牌了嗎？「打完手槍兀自想的，應該就是那個人了。在射出來的那一剎那，我們都是一樣卑賤和幸福的人。」一篇文章不要超過一百字，連續發個七、八篇色色的文字，當連載小說應該沒問題吧？17 個按讚，無人回應。

「長輩從波蘭帶回來琥珀手串給我當禮物，喳喳呼呼地說，我已經在宮廟過了火，琥珀很珍貴，是佛教七寶，你知道什麼是佛教七寶吧？不等長輩說完，我悠悠地說道，金、銀、琉璃、珊瑚、琥珀、硨磲、瑪瑙。長輩驚駭莫名，以為我是什麼善男子居士大德，長輩渾然不知，只要是熟稔宮鬥劇的浮浪青年，是不可能不知道何謂七寶，是區分得了瑪瑙和紅玉髓。」蹭一下甄嬛、如懿的流量，應該會中吧？3 個按讚。

在 Threads 寫文章寫了 372 天，追蹤 1258 人，平均一則三、四十人按讚。

不，Threads 並不是這樣玩的，也許高人讀到這邊已經在旁搖頭歎氣了。社群軟體在字面上已經暗示了遊戲規則，Thread，英文是「絲線」之意。社群上你一言，我一語，Threads 是把整個對話串起來的絲線。互動、互動，其經營的奧義始終在於互動。看哪個 KOL 不爽直接嗆，大數據會幫你把手掌甩到他的頁面上，哪個網紅開了話題，快快去他頁面下答腔，等於直接端走他的流量。其屬性更迅速、更短小精悍，更適合即時、大量的意見交流，故而絲線也能補綴青鳥運動的文宣和資訊，串起了整個社會運動。

在 Threads 寫文章的第 300 天，轉貼自己訪問林夕的摘要，那文章放進了夕爺三十七首歌詞，私心以為是今年寫得最高興的訪問稿。有不知所謂的人留言林

夕奧運寫〈北京歡迎您〉立場親中，香港混不去，才跑到台灣來的。見狀索性整段文章刪掉，因為你已經弄髒我的頁面了。**Threads** 是巴赫汀「眾聲喧譁」論述最終極的實踐，然而人多嘴雜，高分貝也很容易淹沒了訴求的內容，不查證、看到黑影就開槍，只剩下響亮的口號，只剩聲音與憤怒。

與此同時，河道上有人羞辱黃山料，那並不是什麼新鮮事，從 **FB**、**IG**、到 **Threads**，他有多暢銷就有多招人怨，然而新的演算法用恨意把大家都集結在一塊了。他是健身界的黃山料、他寫的歌詞是音樂圈的黃山料，山料變成了一個骯髒的字眼。

我在 **Threads** 寫文章的第 114 天，是訪問過黃山料的，契機正是因為私心想請教，平平都是寫作者，為什麼你 18 年上了排行榜，就一直沒下來過？暢銷天王從來不是偶然的，他寫好每一個章節會一頁一頁貼在出版社辦公室牆上，問編輯們的反饋，再回頭修改。篇章中某些段落字體會加粗加黑，或者獨立成一頁，他說因為有時候讀者可能不需要讀完一整本書，而是一句閃閃發亮的金句，彷彿籤詩一樣，隨意翻到，被觸動了，那就夠了。少數華文寫作者會像他這樣優化讀者閱讀體驗，他在乎市場，一切都是精準的算計，聊著聊著他會低下頭點開手機的計算機 APP，加減乘除敲敲打打，然後抬起頭驕傲地說幾年內幾本書版稅創造了上千萬的利潤，每天都會看鉅亨網的他喜歡他的團隊跟他一起賺錢的感覺。

在乎流量的寫作者最終也被流量吞噬，但我也沒打算在 **Threads** 寫這件事替他護航，在上頭溝通一件事要付出的情緒成本真的好大，好疲倦。他又沒付我錢，我幹嘛要這樣做？

隔天，在 **Threads** 寫文章的第 301 天，林俊穎在「自由副刊」發表〈七舅公回鄉囉〉，《我不可告人的鄉愁》漂亮的台語文又升級了，文字是古典的，意象與修辭又是現代的，通篇文章可以小小聲念出來，那文字跌宕的音律彷彿清泉潺潺流過心裡，舒暢極了，且每句話都找到對應的漢字，這功夫像是排版工人，一個字一個字拼湊，整個作品像什麼日本金繼一樣的工藝，好美好美，但文字寫到這份上，閱讀有門檻，不能被影像化，不能跨國翻譯，小說發表後 73 人按讚，3 人分享。**Threads** 上無論是林俊穎或林俊穎，只有五則關於文藝營陣容的討論串，真是好寂寞好寂寞。

但林俊穎是不會在乎這種事的，與他抱怨這種事，他應該會冷笑一聲，覺得文字給你一切了，不然你還想怎樣呢。這個大前輩彷彿什麼僧侶，背對整個世界，兀自走進文字的密林裡，走得好深，深到不能再深，也走遠，遠到不能再遠。網紅歸網紅，寫作者歸寫作者，寫作者的牢騷只能用好作品去拯救，讀了

了不起的小說，回頭是在 **Threads** 第 204 天那段劉振雲的句子，每一個字都在發亮：「沒有神的世界裡，人只能一輩子都在尋找，尋找一個人，和他說一句知心的話，一個人內心的洪流，其實已經足夠淹沒整個世界。」

在這個時代寫作，是為了找出獨一無二的一句話，一句頂一萬句。

浪奔浪流，為流量而寫作的時代是抵禦不了的，放鬆自己隨著浪潮漂流一段沒什麼不好，難保不會找到獨特的口氣描述這個世界，破防了，**EMO** 了，站上時代的浪頭，變成下一個黃山料。但留在無人知曉的夏夜游泳池也可以。

在 **Threads** 寫作的第 370 天，大雨的晚上，跑到游泳池躲雨（沒有打雷，所以是可以的），雨水細細碎碎打在皮膚上，像是和心跳呼應的脈動，同一個游泳池，同樣是無人知曉的夏夜，孤單地游著，突然想起鯨向海，把你溫柔地撐起來的依舊是文字：「點亮海豹油燈／我又回到這小屋／對薄薄的寒壁哼歌／發顫的遊客在外觀望／怎能知道／這裡的孤獨其實很溫暖」。